



美食

悠悠红薯情

□ 刘思来

在西南边陲的老家，红薯是主要农作物之一。红薯产量高，家家户户都种。秋冬之季，红薯收成，挖红薯成为每天的活计之一。通常，红薯不会一次性挖完，每天挖一点。直到进入冬末，地里不能保存了，才会一次性挖回来，储存在家里。储藏一段时间后，红薯的淀粉转化成大量糖分，煮出来的红薯就非常甜了。当然，小孩最爱的，不是煮红薯，而是红薯干。

每次煮红薯的时候，通常会把大个头的红薯放在锅的最上面。红薯煮熟后，大个头的人吃，剩下的捣碎了养猪。煮熟的红薯，摆在瓦房上晾晒，日积月累，瓦房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红薯。故乡的秋冬之季几乎无雨，为红薯干晾晒创造了极好的条件。瓦房上的红薯在阳光和风的洗礼下，慢慢去掉水分，红薯就变得香软可口，有嚼劲。放学回家，我们拿着竹竿，捅瓦房上的红薯干吃。有时候还会在书包里放上几个，背到学校去分给同学。

条件逐渐改善，瓦房变成了平房，生产力逐渐提高，母亲便能够挤出时间，做各种各样的食物。母亲将个头大的红薯

挑出来，洗净去皮，放在锅里煮。煮熟的红薯，放在平房上晒，晒干水分后，能保存好几个月，来年春季还能吃上红薯干。到冬末的时候，开始储藏红薯。由于温差的缘故，红薯总是越挖越甜。挖回家的红薯，通常会放在地窖里储藏起来，做饭的时候，放在滚烫草木灰里焖。红薯香味会飘满整个屋子。焖好的红薯刷去表面的灰，吃在嘴里香糯甘甜，唇齿留香。

红薯还可以做成红薯窝窝头或红薯粉条。红薯窝窝头做法简单，挖回来的红薯去皮切片，晒干后碾成末，收藏好。想吃窝窝头的时候，温水和面，成型的窝窝头放在锅里蒸熟即可。红薯粉条的做法要复杂一些，农人做得不多，专门卖粉条的个体户做得比较多一些。红薯洗净后放在粉碎机里粉碎，过滤出淀粉，淀粉打芡，熟后挂粉晾干，吃的时候用开水泡一泡，就可以吃上可口的红薯粉。当然，记忆最深的，要数红薯麻糖。每一年，母亲都会做一些红薯麻糖。红薯麻糖工序相对简单，孩子们也爱吃。通常将挖回的红薯洗净煮熟，加水捣成泥，过滤掉皮和渣，放在锅里小火慢熬，最后点上麦芽糖，红薯麻糖就做好了。熬干了的红薯麻糖可以保存很久，还可以

做成米花糖和其他的甜品。

在日本电影《小森林》里，将红薯去皮煮熟，再切成片，一片一片晾起来。吃的时候，放在火炉上烤，和我们的吃法如出一辙。红薯浑身是宝，除了土里的茎块，叶子也能吃。将红薯的嫩叶掐回来，洗干净，放上佐料爆炒，也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。你知道吗？红薯还会开花，红薯花淡紫色，像一朵小小的喇叭花，非常漂亮。在北方，由于天气冷，红薯收得早，因此很少能看见红薯开花。红薯开花便被当做一种稀奇事，所以农村有一种不科学的传闻，红薯开花，夫妻分家。

红薯能够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，在500多年前的明朝，还颇费了一番波折呢。据《金薯传习录》记载，红薯最先由西班牙人带入吕宋，即今天的菲律宾。当时西班牙人“珍其种，不与中国人”。在海关设置层层盘查，防止被带走。广东福建长乐人陈振龙贿赂当地土著，得到数尺红薯藤，将其编在水绳里，在水绳上抹上泥，才躲过了海关的层层盘查，逐引入中国，开始效法栽种。

小小一个红薯，系着深深的情缘，这份情缘，承载着亲情、成长和故乡变迁的记忆。

冬日清晨的三头狼

□ 聂光玲

1987年的冬天特别寒冷，漫天的鹅毛大雪过后，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。清晨地面的雪快有三尺厚了，我们一家人正在扫门前场地上雪，抬头上忽然看到了三头狼，就在家门前的雪地里慢悠悠地走着。

“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雪，狼是饿得不行了，出来找吃的。”父亲说。

“看，前后两头个子高，走在中间的个子瘦小，可能是小狼崽儿，看来是一家三口。”母亲说。

我和弟弟吓呆了，不敢出声，迅速跑进屋里，唤爸爸妈妈快快进屋，关上门，再透过窗户格子向外看。我想起来，以前常常在傍晚听到近在咫尺的狼群叫声，但从没见过真正的狼。这近在眼前的三头狼，让人惊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。

不一会儿，我听到父亲在家里翻箱倒柜，说是找雷管、炸药之类的东西。我和弟弟还躲在关紧的窗户后面，屏声静气地透过窗户的木方格看外面雪地里的三头狼。

忽然，我意外地看到了雪地里的父亲，他用铁锨端着前几天被黄鼠狼咬死的带血的大公鸡，以一种近乎虔诚的神态，缓步向三头狼靠近。母亲竟然也紧随其后，弟弟吓得喊出了声，我惊慌失措地赶紧捂住他的嘴。但是，我不知道爸妈要干嘛，那么危险恐怖的狼，他们这会儿却要去和狼靠近？

我只觉得浑身的头发和汗毛都立起来了，也想要去帮点忙，但是，我不敢出门紧随他们身后，实际上我和弟弟也出不去了，因为爸妈出去的时候，已经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了。

我继续趴在窗户看，我看到了，在距离三头狼三五米的地方，父亲停了下来，并示意身后的母亲也停下来。他半蹲下身子，用右手按住胸口，露出亲切的笑容，对着狼说：“今年下雪时间太长了，你们一定是饿了吧？一定是想给小狼崽儿找吃的吧？我们没有恶意的，我们是邻居，把这个大公鸡给你们吧！”

这时，只见走在前面的那灰狼咧嘴低嚎，它应该是这三口之家的一家之主，发出的声音仿佛要让它全身的毛发都抖动起来，我的父亲一直和它对视着。一人一狼，在雪地里如雕塑般对望，从口中呼出的气息在空气里凝结成白雾，互相交织在一起。

天色越来越亮了，本是白雪的大地此时添了一道微弱的阳光，显得更加刺眼、寒冷。蓝天白云，皑皑雪地，雪地瓦屋里的我和弟弟，同在不远处的母亲以及远处的狼母子，雪地中间的一人一狼……整幅图足以震撼得让人流泪。天穹之下，是茫茫荒原和冰雪覆盖的远山。

时间仿佛被冻结了，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缓慢。那头狼只需一探头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够到父亲的身体，太可怕了！

突然，我看到灰狼迅速跳起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伸头叼起父亲手上铁锨里的大公鸡，掉头走到狼母子面前，互相抵一下头，似乎说了什么。然后一起望向还在雪地里惊魂未定的我的父母亲，发出“嗷呜”的狼啸，便向远处走了。

我的父亲硬生生在雪地里僵了很久，直看着那三头狼走进房前的丛林，再也看不见踪影，才回过头来，和母亲一起拿钥匙开了门、回家，看望被锁在屋里惊呆了的我和弟弟。

父亲出门前准备的雷管和炸药没有派上用场，他再一次仔细地从胸前的衣服里拿出来，存放到了阁楼上。

之后的一整天，我们一家四口都围坐在火炉旁，做饭、吃饭都形影不离。父母除了安慰我们姐弟不要害怕。

父亲说，其实他和狼是有对话的：“几十年来，大家如同邻居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共存，互不伤害，各自生活。村庄里的居民家家有枪火，但是，大家从来没有把枪口对准你们……所以，请回吧！带上这点儿食物，喂养你们的孩子。等这场大雪停了，再去别的地方找吃的……”



水天一色 汤青 摄

诗苑 很老的时候

□ 杨福江

还记得
那走过来的时光
有炊烟的天空
是家乡
一缕缕飘荡在空中

记忆的藤蔓
蜿蜒在村庄里的
稻田埂上

日子堆砌起的城墙
我把自己推在门外
我凝望自己
除了景和物
我流下的泪
自己珍藏

闲话 积雪为粮

□ 郭华悦

很喜欢《西游记》里的一首词儿，叫《苏武慢》。

里头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“积雪为粮，迷了多少年少”？每次看到这句话，脑中总会浮现出小时候过家家的情景。

那时，一到了冬天，老家常常下起漫天大雪。下雪的日子，孩子们相约着到外头玩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爬犁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有时，玩累了、乏了，就想着玩点不费力气的。所以，过家家就登场了。

玩过家家的时候，小孩们都挺认真的。每个人的角色，都分配好，砖头瓦片啥的，也都有各自的象征，多代表着家里的某一样事物。一个完整的家，当然少不了粮食。用啥来充当粮食呢？孩子们想到了雪。

所以，每次玩过家家，每个“家”里都会准备一个罐子，用来装雪，就当成是家里的存粮。“煮饭”的时候，从罐子里掏出一把雪，像模像样地做着。而每次过家家结束时，女孩子都会把罐子连着雪，一起带回家里。

对于罐子里的雪，我总有着特别的情感。每次回到家里，都小心把罐子放好，塞进床底。在我心里，那些雪，确实是我的“粮”，是我生活的重心。所以，得小心放好，免得一不留神，让别人把这粮给偷了。

可第二天一早，“粮”往往还是不翼而飞。屋里暖，装在罐子里的雪，化成了水。我小心保存的“粮”，最终还是以这种方式，脱离了我的“家”。

再后来，年纪稍长，再想起这件事儿，心里顿时对“积雪为粮”有了不一样的感触。雪积得再多，也终有化成水的一天，哪能为粮？积雪为粮，不过是空欢喜一场，白忙一趟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，“粮”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领悟到这个道理的我，当时刚踏出校门，经历了工作和感情的失败。工作上，我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，仍旧幻想着用汗水和勤劳，一点一点地朝着梦想前进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一开始方向就不对，之后再多的努力，也如同那罐子里的积雪，瞬间就化成水，永远也成不了粮。

而感情上，懵懵懂懂的我，和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人，谈了一场草率而荒唐的恋爱。我幻想着，用耐心和爱，来改变对方，化解障碍。可结果证明，那些宽容与忍让，如同一点点累积起来的“雪”，最终一场空，而成了不了感情里的“粮”。

可多年后，再回过头去想想那些曾觉得不堪且痛心的经历，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。如果没有早些年的磨练，没有那些在逆境中滋生而出的坚强，如今的自己，会是什么样子？

原来，那些看似一场空的“雪”，都有着特定的使命。人生中的每片雪花，都有着独特的含义。初时，看似毫无用处，可等到阅历渐长，再回过头来，却发现人生若没有了这样的“雪”，如今该是完全迥异的一幅画面！从“雪”到“粮”，看似毫无收获，可在这过程中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一颗饱经磨练而愈发坚强的心。

原来，在时光里，“雪”积累多了，也就成了精神上最宝贵的“粮”。